

新進作家集·第五集

遠人集

林
榕 著



集五第 集家作進新

集 人 遠

榕 林

行發館書印民新

中華民國二十二年十二月五日印刷

中華民國二十二年十二月五日發行

新進作家集
第五集

遠人集

有著作權



著者

林

榕

發行兼
印刷者

北京阜成門外北禮士路
祝惺

元

印刷所

北京阜成門外北禮士路
新民印書館

館

發行所

北京阜成門外北禮士路
新民印書館

館

定價三圓

今夜月曉風清，

第一個火照迷濛的夢。

天上銀河裏落一葉孤舟，

微嘆遙遙的長途。

我看清那隻人間寂寞的手。

白夜中熠熠的星子，

是雲遊者的廟門鑰匙。

但睡眠朦朧真有所失了。

青燈之下星斗飛墜，

若一縷炊烟的冷落。

目 錄

山中之思	一
旅程四題	一〇
初春散記	一九
春吟四章	二八
落雨篇	三二
寄居草	三七
新居寄札	四七
寂寞裡的吟咏	五二
海棠	六四
夏色二題	六九
夏蟲	七五

夏夜小輯	七九
早秋一夕雨	八六
涼秋小集	九〇
秋果小集	九九
年	一〇
冬景	一九
爐火	二五
寂寥	二九
失	三三
院落	三五
水的夢	三八
井及其它	四三
故居	四七

我的老師	一五四
驛車	一六一
墓地	一六七
清明	一七三
冥獻	一七六
雷雨箋	一八一

山中之思

山 寺

聽說住在大都市的人永久不能見日光，遊山玩水又屬於雅人的閒情逸緻；他們就空有一個寂寞和孤獨的靈魂了。其實，人間事物原皆屬於自己的安排。我有一天黃昏時偶步到清靜的海岸，水裡是一片粉紅和碧綠，岸上是一排楊柳，抬頭望見西山的落日。一抹紅霞，一脈山色，這正是「人間重晚晴」的寶貴節候。從那時起，我就每天傍晚置足於那海邊，深深愛戀着遠處的青山了。

我羨慕山中的住客，他們過的是多麼幸福的日子。綠水抱着青山，高樹撫着白雲，小院之內有多少人停足呢？唉，這對我儼然如一幅水墨煙雲圖：在一片模糊的裏面，却蘊藏着無限的美麗。

終於，在一個清晨，我來到爲衆山環繞的山寺中了。

我還能說什麼比喻呢？眼睛接觸到的全是長滿綠草和森林的山環，山寺正建築在美麗的山坳中。澄紅色的院牆包圍着雙重大殿，也包圍着左右不少的小院落。這裡與其稱做廟宇，真不如說是行脚人落宿的地方更來得恰當。因為到這寺裡居住的城市人遠超過那些披袈裟的僧侶，唯一保存寺院遺跡的僅僅是殿中悄寂無語的古佛。兩廊下的大鐘，從深灰的顏色裡，想已經安息過一段遙遠的歲月了。

這山寺據說是以樹木著稱的。殿前的兩株高樹，前人曾叫做「西域婆羅」，寺中住客却告我那不過是白菓松。落在遍地的白菓，是絲毫不值得珍異的，但我奇怪兩旁的紅花綠草，每個窗前皆若一小小園圃。這到真是遊人的愛好，也可見這山寺早由僧人手裡移給山中住客了。我來到這廟宇時是一個清朗的早晨。踏進寺門，儼然是回到自己的家。這兒有什麼是山崗的標記，是廟宇的徵象呢？房屋繞着房屋。抬頭除開白雲和藍天以外，四圍是沒有任何景物的。就連在城市裡所憧憬的那片青山也不見踪影了。因此，我對這個山坳的寺院就減少許多親切之感，遂想起做一次四外的漫遊。

我聽到寺院西房裡的歌聲。同住的人說，在房裡的是一個愛好音樂的人，同他一個喜歡繪畫的太太。我想，這地方怎麼會適合於一對愛好藝術的夫婦呢？後來，終於結識了那個不

修邊幅的藝術家，知道這山居生活的憂喜。他遂成了我到山寺裡的第一個朋友，且做了一日熟稔親切的遊伴。

人們愛好把山和水連在一起，歷來的畫家更是這樣。以爲有山巒處必有流水，淙淙流水又必經山巒。這寺院既在衆山環繞中，也一定是被柔媚的清泉所擁抱的。於是我們就去尋索那清流了。

穿過西房，我看到一池綠水，這是備住客游泳用的。再向上走，就在寺院的西邊找到一股潺潺的泉流。直進山寺中做爲飲料，我們倒真做了「飲水思源」的人，去追蹤它的源流。不嫌石路的坎坷和綿長，讓流水在我們脚下汨汨泛過，時常見一兩條銀鱗小魚和水上飛躍的黑蜻蜓。最後，在一個石洞的旁邊，找尋到那澗水是從石隙裡流下來的。

這是最美的地方。四圍是青綠深山，是湫溢小徑。地下是石，是水。聽蟬鳴，聽鳥叫。山坡上的白楊樹足有六七丈高。樹尖上有白雲流過，隱去太陽又顯現出來。現在我才知道山水的美。美麗若不是一種遼闊的懸想時，就該是實際的多方映襯了。

回到山寺不久，我們就逢到蕭蕭的雨點。於是，遂想起再做一次雨中的山行。一陣雨過後，道路上沒有絲毫泥濘；青色的樹木越發清新，田間的玉米和白薯秧是一片接連一片的。

上哪兒去呢？山寺之東原盡是墓園啊。我們遂做了無名的弔客了。

誰會做過一生顯赫的功蹟，而死後不安排在土地裡？居住在整肅的朱門內，碧綠的琉璃瓦下的上代人，衝着悲哀死去，却沒有留給後人一點悼惜。而那些隨便死去的人，倒給後人留下無窮的悲哀。唉！受多人憑弔的爲什麼是荒廢的墳墓，不是新油飾的墓園呢？我茫然的若有所失了。

那墓地的圍牆頹落了，草木也任人採摘。我第一次來到這樣的荒涼古塚。塚中埋葬着一代學者的屍身。是我們以徒然的悵觸來憑弔的。我們在這裡第一次感到哀愁，也第一次聽見山林的雨聲。那儼然是白楊樹的風響，而片刻之間眼前已經是一片溟濛了。我們急急躲進一間石亭裡。聽，一個中年婦人爲我們傾吐歷史的淒涼了：

「先生，從那兒來走走呢？」

「從山寺裡。」

「啊，從前來那山寺的人真是陸續不斷啊。到山寺的必來瞻望這墳墓，看墳的是我的女兒。那時候，我們靠着那些先生小姐們吃飯，真是足足有餘，而且過得很好的。可是……」

「……………」

「可是，這些年再沒有人來了。山寺裡住的人一年年的減少，園裡的桑木任人家採摘，也不敢去管。真是滿目荒涼。先生，五年了，墳地的主人沒有來過一趟。據說也遭逢了什麼不幸。唉！年代不同了。」

這婦人的一生定是充滿可歌可泣的回憶的。我們從她的身上看到一個時代的更換，而今是蕭索不堪了。我不願再聽這淒涼悲哀的故事。於是，趁雨點方停時，就悄悄的離開那地方。墓中人是沒有一點回聲的。墓前的樹只是不斷的增長年輪，可是將來誰還記起呢？

走進山寺，我聽見一片寂寥的哭聲。「怎麼這寺院裡也變成一個哀悼的地方？」我懷着驚異重踏進寺門，却見一些人圍着一口白色的棺材。

學音樂的新朋友爲我講述這一個悲哀故事：

「前些日子，寺院裡會搬進夫婦兩人，是爲調養肺病來的，本來活得又舒服又快樂，可是那女的不幸在今天早晨轉成急性肺炎，不能救治而死去。」

這棺木裡的人寂寞的閉上雙眼。我不知道那男的將怎樣打發他未來的悠長時日。山寺的後面不還停有一個貴重的靈柩嗎？而這一個孤單的靈魂却立時被汽車運進城裡去了。

（流水也會屏息而爲他們悼惜呢！）

到了傍晚，我辭別了那個學音樂的朋友，說趁着無雨時今晚必趕回家，因為這山寺中也一樣的平凡，而且給我留下了難忘的哀傷的影子。

我茫然的看着綠山的消失，拐過灣後，那座山寺的踪影再也尋索不見，山色也由深綠變成朦朧的青色了。我不斷的回頭去猜想山叻中朋友所住的地方。想他的心一定是寂寞的憶念着我。屋前的一鍋稀飯也許早糊了。他惦记着客人是否在路中遇雨了呢？因為我真的看到山頭濃雲密佈，山寺中又發出一陣聲了。讓我爲葱鬱的寺中人祝福吧：願他今夜有一個清朗的夢。

而我在歸途中復憶起遠處的青山了。

細 雨

從山寺歸來，第二天的心仍安放在青山澗水中。向着院裡的槐樹，嚮往遠處的綠影。

幾天以後，有一個落雨的日子，我益發思憶起山中的住客了。爲的是連綿一日的朦朧，爲的是山寺中寄居客人的幸福。

晨間，院落中有一片灰天，日影隱在背後；知道這時候不能再見碧澄的顏色了。遂從心

底溢出一點寂寞的感慨：是將守空窗而癡想呢，抑還是去遠行迎受這預示的風雨？終於，我踏上行程，爲新奇而去希冀，探尋了。

我是懷着滿意而歸家的。宇宙給身體披上美好的珍珠，我沐浴在稀疏的雨絲裡。

天展開了，是茫茫的一片，從此雨會綿綿而落，暫時沒有終結的時候。你聽，石階上的微響是配合着樹葉間的低語呢，誰說這不是「幸福的糖衣」？而鮮紅的夾竹桃現在可以和桃色的嘴唇比美了。我愛好連綿不斷的微雨，因爲雨中畫就一幅水彩圖畫，更譜成一曲交響樂歌。於是，遂想起從前遇到的急雨，我曾有多少次看雨落又看雨止。雨落時儼然是美麗的鏡頭，雨止後就立刻留下一片空寥了。因此遂覺得綿綿細雨畢竟討人歡喜。

一盆粉荷更增深了池水的悲哀，水面該抱怨它阻礙雨滴了。而我也只有空望牆角的樹蔭，讓遠處的樓頂叙說永訴不完的故事，自己却空怨孤獨與寂寞。思憶着山客的步履，軟底鞋潑起草底的水珠是怪好玩的。

在雨聲裡疏懶的躺下，手裡有一本新的散文集。

天涼了，雨携來秋意。寒暑表上的水銀珠急劇的下落。書中的故事告訴我一對尋覓紅葉的孩子，在深山裡的行蹤，遂更加深寒涼，把薄棉被就近拉上身子。

翻到一篇描寫雨的文章，有一個怪美麗的小題目。我遂跟着作者做「一次雨中的漫步」。在幻想中織成許許多多鮮麗的線條：雨如珠，風如線，水如鏡。不禁吟詠起「微風細雨艷陽天」來了。

——幹麼這樣多感呢？宇宙的聲音原是人類自己安排的。

我立刻起了床，披上雨衣，一句話也不說，推開門而離去了。

路上，我是一個隻身的客人。斜雨射在臉上，流水從腳下滾過。真像走上超遠的旅途，忘掉是一個大城裡的住客了。轉過牆角，到一片荷塘的水畔，聽荷葉上落雨的聲音；慢慢把身子送進紫紅色的宮垣裡；灰色的禁城頹毀了，朱門緊緊的關閉着。任雨點落在琉璃的黃色瓦上，落在禁垣的宮道上，沒有一隻飛禽給一聲回答。

——人間長久的寂寞，是誰料想得到的呢？

我絲毫不憧憬於幾百層石階的宮殿，也不嚮往於幾十年前內廷盛開的園地。眼前的荷花倒真耀人眼目，水中宮殿的倒影如訴說着興亡的歷史。使我想到的不是哀愁，而是遠大的幸福日子：濱水而居的人離不了綠色小舟，岸旁又有漁人撒下了網，在這斜風細雨的日子裡：……

就是山寺裡的客人也有福了。我怨恨去山寺的一天爲什麼不遇見這一陣雨，而偏偏是那來了又走了的雲彩呢？想起爬山者的生活，想起山間樹下的綠色，我遂匆匆若有所失的歸來了。

再看到那本躺在床上的散文集時，輕輕的把它拋到書架上。唉，無聊的痴想，詩人的狹小天地怎能和遼闊的宇宙相比呢？做一個細雨中的行客也遠勝於對雨的吟詠啊！

我起了給山寺中居住的朋友寫信的心情，因爲這一日的微微細雨加深山中的思念。却又想到朋友叫我寫的「空山靈雨」的故事。可惜輕輕的放過山巒，再聽不到響在山谷的雨聲了。

叙說一段淒涼的歷史吧，紫禁城裡重複吐露出百年的幽咽。御河的水帶來一片黃葉，上面有什麼悲哀的控訴呢？我親見一個宮女的影子嫋嫋的把身子躍進水中，嘴角露出一絲笑容，裡面蘊藏著幾年來的秘密。驚醒了睡在殿角的蝙蝠，撲翅一飛，却被雨點擊落了。

沒有人拾取飄在河水裡的黃葉。或者說，雨落著沒有人去看流水，直讓它飄到永遠……我靜靜的醒來。這裡沒有山崗，沒有宮牆，沒有流水。我預備打開紙寫下那段淒涼的歷史，獻給山寺中的朋友。可是我見到西窗上隱在灰雲裡的日頭，它正落在山頂上，我知道雨要住了，太陽會出來，山裡也許早就是一片落日光了，而我却還要等些時候。

旅程四題

琴島行憶

車

從車窗裡望見汪洋的海水時，正是朦朧的早晨，剛由迷茫醒來不久，我還疑心這是河水的泛濫，像過那個大城市後聽到的訊息，實際上一夜車中，都充滿這次大水的話題。車警在滔滔的敘述他的見聞了：

山洪暴發原是常有的事情，因為，那城池是環抱中的低地，逢有大雨很容易造成災殃，今年夏天魯東一帶雨落得比較繁多，這城市自然又難免洪水的襲擊；終於，城裡變為澤國，房屋損失不少，無家可歸的苦難人民隨處都是，一次火車會因為大水沖沒路軌幾乎出險。

大家注意於這個年老車警的傾述，又時時擔心夜的原野所潛伏的危機，都聚精會神地諦